

鼓掌绝尘

佳会绝句

情似胶漆味正好，风吹纸窗忌人俏。
两人绸缪不可言，又恐丫鬟高声叫。

欲吐深情兴转浓，匆匆钝了舌边锋。
梦想魂灵飞不送，一世光风在眼中。

秋波对着不瞑眸，红桃含吞鱼上钩。
形骸化作一块儿，灵犀融结上眉头。

不知此景是何景，惊跃壁间银影。
欢了方觉从前苦，愁极今宵梦未醒。

临海逸叟醉笔

《鼓掌绝尘》题辞

方今一人当头，万民鼓掌，逆珰传首，叛涣划肠。乐哉，化日光天，无事听闲人说鬼；嗒矣，北窗南面，有时向知己征歌。歌何所云乎？世事短如春梦，人情薄似秋云。淡哉斯言！无过向此滚滚红尘中，叹翻掌之狂缘，笑轩渠之变态耳。好事家因于酒酣耳热之际，掀我之髯，按君之剑，弄笔墨而谱风流，写官商而翻情致。传觞啜茗之余，色飞流艳；倾耳醉目之下，魂动异情，无意撩人，有心嘲世。漫说三千粉黛，无过此一片骚酸；休言百二山河，总是他万般痴蠢。奸内奸而盗内盗，诈内诈而伪内伪兮，臣实于今一中之；酒上酒而色上色，财上财而气上气乎，君特未知其趣耳。

馋涎饿虎，油额花狐，嚼残红骨，而呼尽白脂，痴心汉耽为极乐国。南粪熏熏，北风泼泼，嗅干尿袋，而歧碎糟囊，知心哥躲在骷髅冢。钱神顶尖似绣花针，直钻空三十三天；醋瓶口大比洞庭湖，真浸透九十九地。管取精奇古怪，装成一世话吧下场头。何妨周吴郑王，借作千古风流俊俏眼。热如火，艳如花，他爱我，我爱他，不觉永走而铅飞；喉似管，眼如箕，尔为尔，我为我，就是张三而李四。掀翻面糊盆，洁洁净净，云在青天水在瓶；打破酸瓮，燥燥干，桃花能红李能白。看到心花开绽处，笔歌墨舞，世上如今半是君；想来泪血迸流时，玉悴香消。此曲只应天上有。开襟大笑，梁尘落尽砚他香；岸帻豪吟，尘尾敲残茶灶冷。吾为鼓掌，香韵金瓶之梅；君试拂尘，味共梁山之水。

崇祯辛未岁之元旦，闭户先生书于咫园之烹天馆

《鼓掌绝尘》叙

余主人龚君，延选经文诗画，嗣后房稿行世，因海内共赏选叙，索《鼓掌绝尘》小引一篇。

余素沉酣经史，咀嚼贤臣，风流荡宕，靡不爱焉。于花前月下之趣，摈而不录久矣。归鞭当速，马蹄厥疾，无暇览焉。主人取将竣之帙于手中，一展卷皆天地间花柳也。花红柳绿，飘拂牵游，即老成端重之儒，无不快睹而欣焉。乃知老成端重，其貌尤假，风花雪月，其情最真也。”

人心一天地。春夏秋冬，天地之时也，则首春，非春不足以宰发育收藏之妙；喜怒哀乐，人心之情，则鼎喜，非喜无以胚悲愤欢畅之根。天地和调，则万物昭苏，人心悦恺，则四体辟瘳。风光艳丽，不独千古同情，天地人心所不可死之性理也。夫小道可观，职此故耳。况《秋波传》、《诗媒记》，《红梅》、《桃花》，梨园盛传，幽香喷人，字内融融，兹帙可媲而美焉者。倘谓淫邪贼正，视为污蠹之物，桑间濮上，宣尼父何不一笔削去之，其中盖有说焉。不惟淫欲炽而情态丑，足堤千秋之邪窠，即合秃野而白发贞，亦足愧万古之负心。嗣有穴隙钻而龙门跃，阳台为飞腾之基矣；逾墙从而六翩凌，超越成鹏持之遥矣。或一念幽情，开箕裘冠冕，片时佳会，结绝代芳声，舍此一途而不赏者谁？此余草书慕孙娘之舞，遐文欣苏小之歌也耶。

兹吴君纂其篇，开帙则满幅香浮，掩卷而余香钩引，入手不能释者什九，遂名之《鼓掌绝尘》云。虽然，经目者以之适情则可，以之留情则不可。

赤城临海逸叟题

鼓掌绝尘

风集

风来水面，宛绣搬之盈眸；风度谷心，恍笙簧之聒耳。二十四番花信，妃子开颜；一百八日寒思，幽人破驾。顾安得猛士，慰我雄威；且喜共佳人，同吾把酒。兰膏桂馥，偏从此处过来香；柳暗榆阴，不意如何吹出冷。秋风瑟瑟，肠断佳人为玉萧，晓风离离，只恐夜深花睡去。那知风起水涌，蓝桥倒，淹影里之情郎；何意风送歌声，阳台畔，想画中之爱宠。流酸溅齿，狮子吼出杨梅干；虚溺沾唇，猱儿惊坠芙蓉帐。风伯多情首肯，风流不坠斯编。是为鼓掌风集。

闭户先生题

第一回

小儿童题咏梅花观 老道士指引凤皇山

词：

香脸初匀，黛眉巧画宫妆浅。凤流天付与精神，全在秋波转。早是蔡心可惯，那更堪频频顾盼。几回得见，见了还休，争如不见。烛影摇红，夜来筵散春宵短。当时谁解两情传？对面天涯远。无奈云稀雨断，凭栏下东风吹眼。海棠开后，燕子来时，黄昏庭院。

这一首词，名唤《烛影摇红》，说道世间男女姻缘，却是强求不得的。虽然偶尔奇逢，俱由天意，岂在人谋。但看眼前多少佳人才子，两相瞥见之时，彼此垂盼，未免俱各钟情，非以吟哦自借，即以眉目暗传。既而两情期许，缔结私盟，不知倩了多少蝶使蜂媒，捱了几个黄昏白昼。故常有意想不到的，而反得之邂逅。又或有垂成不就的，而反得之无心。及至联姻二姓，伉俪百年，一段奇异姻缘，不假人为，实由天意。所以古人两句话说得好：“姻缘本是前生定，曾向蟠桃会里来。”正说“姻缘”二字，大非偶然矣。

如今听说巴陵城中，有一个小小儿童，却不识他姓名。在怀抱时就丧了母，其父因遭地方有变，把他抛撇在城外梅花圃里，竟自弃家远窜。后来亏了那一个管圃的苍头，收在身边，把他待如亲子，渐渐长大。到了七岁，此儿天资迥异，识见非凡，晓得自己原有亲身父母，不肯冒姓外氏，遂自指梅为姓，指花为名，乃取名为梅萼。

那圃旁有一座道院，名为梅花观，并适才那所梅花圃，却是巴陵城中一个杜灼翰林所建，思量解组归来，做个林下优游之所。观中有个道士，姓许名淳，号为叔清，尽通文墨，大有道行，原与杜翰林至交。

这许叔清见梅萼幼年聪慧，出口成章，大加骇异，时常对管圃的苍头道：“此儿日后必登台鼎之位，汝当具别眼视之。”苍头因此愈加优待，凡百事务，都依着他的性子。那许叔清每见一面，便相嘉奖，遂留他在观中习些书史。

这梅萼虽是有些儿童气质，见了书史，便欣欣然日夕乐与圣贤对面。一夜，徐步西廊，适见月光惨淡，遂援笔偶题一律于壁上道：

疏钟隐隐送残霞，烟锁楼台十二家。

宝鼎每时焚柏子，石坛何日种桃花。

松关寂寂无鸡犬，檜树森森集鹤鸦。

月到建章凉似水，蕊珠宫内放光华。

越旬日，杜翰林因到圃中看梅，便过观中与许叔清坐谈半晌，遂起身行至西廊，见壁上所题诗句，顿然称羨。又见后边写着“七岁顽童梅萼题”，愈加惊异，叹赏不已，便问许叔清道：“这梅萼系是谁氏儿童，而今安在，可令他来一见么？”许叔清道：“杜君，此儿因两岁上不知谁人把他撇在梅花圃里，倒亏了那一个管圃的老苍头收养到今。杜君若亟欲一见，待我着人

邂逅（xiè hòu，音谢后）——不期而遇。

苍头——家奴。

柏子——柏树果实。

建章——汉宫名。亦泛指宫阙。

蕊珠宫——道教所称神仙居所。旧时传科举放榜于道教所称最高天大罗天蕊珠宫，视得第为登仙，称进士榜为“蕊榜”。

唤来就是。”杜翰林十分喜悦，只因自己无子，便有留心于他了。

许叔清便把梅萼唤到跟前，杜翰林仔细觑了两眼，高声称赞道：“好一个小儿！目秀眉清，口方耳大，丰姿俊雅，气度幽闲。将来不在我下，决非尘埃中人也。”便问道：“汝既善于吟咏，就把阶前这落梅为题，面试一首何如？”梅萼不敢推却，便恭身站在厅前，遂朗吟一绝云：

不逐群芳斗丽华，凌寒独自雪中夸。

留将一味堪调鼎，先向春前见落花。

杜翰林听罢，心中惊异，便对许叔清道：“我看此儿年纪虽小，志气不凡，天生如此捷才，真是世间一神童也。”许叔清见他满心欢喜，便欲把梅萼引进，遂说道：“今日若非杜君对面，此儿岂肯轻易一吟。若只吟一首，恐不足以尽其才思，必当再吟，何如？”梅萼道：“公相是天朝贵客，小童乳臭未干，焉敢擅向大人跟前再撰只字。”杜翰林与许叔清同笑道：“不必过谦，仍以原题再咏。”梅萼再不敢辞，低头想了一想，又口占一绝云：

玉奴素性爱清奇，一片冰心谨自持。

唯恐蝶蜂交乱语，肯将铅粉剩残枝。

杜翰林拍掌大笑道：“许道长，此儿不可藐觑。开口成诗，一字不容笔削。即李、杜诸君，无出其右。岂非天才也耶？”许叔清道：“杜君所言极是。只因淹滞泥途，恐燕山剑老，沧海珠沉，那得个出头日子。”杜翰林暗想道：“我想此儿有此大才，异日必当大用。今我又无子嗣，他既无父母，便着他到我府中，延师教诲，长大成人，倘得书香一脉，也好接我蝉联，真不枉识英雄的一双慧眼。”便对梅萼道：“我欲留你到我府中读书，你意下如何？”梅萼道：“梅萼一介顽童，无知小蠢，得蒙公相垂怜，诚恐福薄，不足以副厚望。”

杜翰林便着人去唤那管圃的苍头来分付：“你明日可到我府中领赏，白米五石，白银五两，以酬数年抚养之劳。”苍头虽是口中勉强应承，心里实难割舍，只得掩泪汪汪，相看流涕，叩谢而去。

杜翰林把梅萼带到府中，遂与夫人商议。那夫人原是识相的，一见梅萼，便大喜道：“此儿相貌非凡，他日当大过人者。吾家喜得有子矣。”遂劝杜翰林替他改名杜萼，纳为己子。即便浑身罗绮，呼奴使婢，一旦富贵，非复昔日之梅萼矣。随又延师讲读，且杜萼毕竟是个成器的人，在杜翰林府中，整整读了三年，十岁时，果然垂髫入泮。杜夫人满心欢喜，爱如珍宝，胜似亲生。一日，与杜翰林商量，就要替他求亲。杜翰林止住道：“夫人，吾家止他一子，小小游庠，岂无门当户对的宦家作配。依我意思，只教他潜心经史，万一早登甲第，求亲未迟。”杜夫人见翰林公说得有理，不敢执拗，只得依从。

又过了几年，忽一日，来到梅花圃中看梅，便寻昔日那个老苍头。俱回说，两年前已身故了。杜萼听罢，暗自掩泪道：“我想，自襁褓时失了父母，若非此人收留在身，抚养几载，何能到得今日。古人云，为人不可忘本。”

觑（qù，音去）——窥伺、细看。此处用为“视”。

副（fù，音付）——符合、相称。

垂髫（tiáo，音条）入泮（pàn，音判）——年龄小而进入学堂。髫，未成年男子下垂的头发；泮，学宫前半月形水池，代称学校。

游庠（xiáng，音详）——学生。庠，古代学校之名。此为庠生，府、州、县学的学生。

便又问道：“那苍头的棺木，如今却埋在那里？”那人回答道：“就过圃后三里高土堆中。”杜萼就着人去买一副小三牲，酒一尊，香烛纸马，随即走到高土堆前，殷勤祭奠，以报数年抚养之恩。

祭奠已毕，只见一个道童，向圃后远远走来，道：“杜相公，我们梅花观许师父相请。”杜萼问道：“你许师父就是许叔清老师么？”道童道：“恰就是当初留相公在观里读书的。”杜萼道：“这正是许叔清老师了，我与他间别多年，未能一会，正欲即来奉拜。”就同道童竟到梅花观里。

许叔清连忙迎迓道：“杜公子，一别数年，阶前落梅又经几番矣。犹幸今日得赐光临，何胜欣跃。万望再赐留题，庶使老朽茅塞一开，真足大快三生也。”杜萼笑道：“向年造次落梅之咏，提起令人羞涩，至今安敢再向尊前乱道？”许叔清道：“杜公子说那里话，昔年所咏落梅，今日重来相对，如见故人，正宜题咏。我当薄治小酌，盘桓片时，万勿责人轻褻。”即便分付道童，整治酒肴，两人尽兴畅饮，欲为竟日之欢。

饮至半酣，杜萼道：“老师，今岁观中梅花，比往年开得如何？”许叔清道：“今年虽是开得十分茂盛，却被去冬几番大雪都压坏了。杜公子若肯尽兴方归，即当携尊梅下，畅饮一回，意下如何？”杜萼欣然起身，携手同行。着道童先去取了锁钥，把园门开了，然后再撤酒席。

二人慢慢踱到园中，果见那些梅花，都被冬雪损了大半。道童就把酒肴摆列在一株老梅树下，两人席地而坐，畅饮了一会。忽见那老梅梢上，扑的坠下一块东西，仔细一看，却是腊里积下的一团雪块。许叔清笑道：“杜公子岂不闻古诗云：‘有梅无雪不精神，有雪无诗俗了人。’今既有梅有雪，安可不赋一诗，以辜负此佳景乎？谨当敬以巨觥，便以雪梅为题，乞赐佳咏。老朽虽然不敏，且当依韵一和。”便满斟一巨觥，送与杜萼。杜萼也不推辞，接过手来，一饮而尽，遂口占一绝云：

老梅偏向雪中开，有雪还从枝上来。

今日此中寻乐地，好将佳醴泛金杯。

许叔清拍掌大笑道：“妙，妙！数载不聆佳咏，又幸今日复赐教言，真令老朽一旦心目豁然矣。”杜萼道：“但恐鄙俚之语，有污清耳，献笑，献笑。”就把巨觥依旧满斟一杯，送与许叔清道：“敢求老师一和。”许叔清连忙把手接过酒来，遂谦逊道：“公子若要饮酒，决不敢辞。说起作诗，但是老朽腹中无物，安敢胡言乱道？实难从命。”杜萼道：“老师说那里话，适才见许，安可固谦？”

许叔清也不再辞，把酒饮一口，想一想，连饮了三四口，想了三三想，遂说道：“有了，有了。只是杜撰，不堪听的，恐班门弄斧，益增惭愧耳。”杜萼道：“老师精通道教，自然出口珠玑，何太谦乃尔。请教，请教。”许叔清拿起巨觥，都的一口饮尽，便朗和云：

雪里梅花雪里开，还留溶雪堕将来。

惭予性拙无才思，强赋俚词送酒杯。

杜萼称赞道：“妙得紧，妙得紧。若非老师匠心九转，焉得珠玉琳琅？”许叔清大笑一声道：“惶愧，惶愧。”

说不了，那道童折了一枝半开半绽的梅花走来。杜萼接在手中，嗅了一

觥（sh ng，音伤）——古代盛酒器。

醴（lǐ，音礼）——甜酒。

嗅，果然清香扑鼻，便问道：“敢问老师，缘何这一枝梅花，与梢头所开的颜色大不相似，却是怎么缘故？”许叔清道：“杜公子，你却不知道，这梅花原有五种，也有颜色不同的，也有花瓣各样的，也有香味浓淡的，也有开花迟早的，也有结子不结子的。方才折来的，与梢头的原是两种，所以这颜色、花瓣各不相同。”

杜萼道：“敢问老师，梅花既有五种，必有五样名色，何不请讲一讲。”许叔清道：“公子，你果然不晓得那五种的名色，我试讲与你听。”杜萼道：“我实不晓得，正要请教老师。”许叔清道：“五种的名色：一种赤金梅，一种绿萼梅，一种青霞叠梅，一种层梅，一种仙山玉洞梅。”

杜萼道：“敢问老师，梅花虽分五种，还是那一种为佳？”许叔清道：“种种都美，若论清香多韵，还要数那绿萼梅了。”杜萼便又把手中梅花向鼻边嗅了几嗅，道：“老师，果然是这一种香得有韵。”

许叔清笑道：“杜公子今日幸得到这梅花观，适才又承教了梅花诗，便向这梅花园内畅饮一番梅花酒，也是对景怡情，大家称赏，岂非快事。”杜萼大笑道：“老师见教，极是有理。就把折来这一枝梅花侑酒，何如？”许叔清道：“妙，妙。”就唤道童把壶中冷酒去换一壶热些的来。

那道童见他两人说得有兴，笑得不了，连忙去掇了一个小小火炉，放在那梅树旁边，加上炭，迎着风，一霎时把酒烫得翻滚起来。

许叔清便将热酒斟上一觞，送与杜萼，道：“杜公子，当此良辰，诗酒之兴正浓，固宜痛饮千觞，博一大醉。只是杯盘狼藉，别无一肴以供佳客，如之奈何？”杜萼道：“老师何出此言，我自幼感承青眼，原非一日相知，今日复蒙过爱，兼以厚扰，不胜愧赧。嗣此倘得寸进，决不相忘。”许叔清道：“我与公子父子交往，全仗垂青，今日之酌，不过当茶而已，安足挂齿，敢问公子，今岁藏修，还在何处？”

杜萼道：“正欲相恳此事。敢问老师这里，有甚幽静书房，假我一间，暂栖旬月，不识可有么？”许叔清道：“杜公子，我这观中，你岂不知，并无一间幽静空房可读得书的。你若果肯离得家，出得外，奋志攻书，我指引你好所在，甚是精洁，必中你的意思。”杜萼道：“请问老师，还在何处？”

许叔清道：“此去渡过西水滩，一直进五六里路，有一座凤皇山，山中有一座清霞观，甚是宽绰，前前后后约有数十间精致书房。观中有一个道士，姓李名乾，原是我契的相知。一应薪水蔬菜之类，甚得其便。杜公子回去与令尊翁计议停妥，待老夫先写封书去与他，要他把书房收拾齐整，然后拣个好日再去，如何？”杜萼道：“既有这个所在，况又老师指引，家尊自然允诺的了。”

正说间，只见夕阳西下，杜萼便起身作别。许叔清道：“本当再谈半晌，争奈天寒日晡，不敢相留。”便携手送出观门。

杜萼遂辞谢而去，回家就与父亲商量清霞观读书一事。杜翰林满心欢喜，便允道：“萼儿既然立志读书，异日必得簪纓继世。明日是个出行日子，何不买舟竟往凤皇山？先去拜望了那清霞观中道长，然后回来收拾书箱，再去未迟。”

杜萼谨遵严命，随即着人到梅花观里约了许叔清，次日买舟一同来到凤皇山。两人逍遥徐步，四下徘徊观看。果然好一座高山，只见：

奇峰巍耸，秀石横堆。山冈上全没些兔迹狐踪，草丛中唯见些野花残雪。

云影天光，描不出四围图画；鸟啼莺唤，送将来一派弦歌。这正是：山深路僻无人到，意静心闲好读书。

杜萼看了一会道：“老师，果然好一座山。正是眼前仙境，令人到此，尘念尽皆消释矣。”许叔清便站住，在高冈上，又四下指点道：“杜官人，你看此山，形如立凤，前后来龙，两相回护，正荫在我巴陵，所以城中那些读书的，科科不脱，甲第俱从这一派真龙荫来。”

杜萼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敢问老师，这里去到清霞观还有多少路？”许叔清道：“杜官人，你看远远的密树林中，那一层高高的楼阁，便是清霞观了。”

两人说说笑笑，缓步行来，早到清霞观里。道童连忙通报，那李道士随即出来迎迓，引入中堂。

三人揖罢，李道士问许叔清道：“师兄，此位相公何处，高姓大名？”许叔清道：“道兄，这是城中杜翰林的公子。”李道士道：“原来就是杜老爷的公子，失敬了。”便又仔细觑了两眼，暗对许叔清道：“师兄，我记得杜相公未垂髫的时节，曾在那里相会过。”许叔清笑道：“道兄，你果然还记得起。数年前，曾在我观中西廊板壁上，题那‘疏钟隐隐送残霞’的诗句，你见是七岁顽童，便请来相见的，就是这位公子。”

李道士欠身道：“久慕相公诗名，渴欲一晤，今幸光临，实出望外。敢乞留题一首，以志清霞，不识肯赐教否？”杜萼笑道：“今到宝山，固宜留咏，但恐当场献丑，有玷上院清真。”李道士道：“杜相公何乃太谦。”便唤道童取了一幅罗纹笺，磨了一砚青麟髓。杜萼竟也没甚推辞，蘸着笔，遂信手挥下一律，云：

百尺楼台接太清，琉璃千载倍光明。
真经诵处天花坠，法鼓鸣时鬼魅惊。
世界红尘应不到，胸襟俗念岂能生？
森森桧柏长如此，历尽人间几变更。

杜萼写罢，许叔清与李道士连忙接了，展开仔细从头念了一遍。李道士高声喝采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杜相公，只恨小道无缘，相见之晚，不得早聆大教。几时落得清诲一番，真胜读书十年矣。”许叔清道：“道兄，这有何难，杜相公今岁正欲寻个清静所在藏修，你观中既有空房，何不收拾一两间，与杜相公做个书室，就可早晚求教，却不是两便。”李道士道：“杜相公若肯光降，我这里书房尽多，莫说是一两间，便是十数间也有，亦当打扫相迎。”杜萼道：“老师既肯见纳，足感盛情，谢金依数奉上。”李道士道：“书房左则空的，敢论房金，只待相公高中，另眼相看足矣。”许叔清笑道：“今日也要房金，明日也要清目，两件都不可少。”三人大笑一场。

李道士先唤道童把前后书房门尽皆开了，然后起身，引了他二人，连看三四间，果然精致异常。李道士道：“杜相公，这几间看得如何？”杜萼道：“这几间虽然精雅，只是逼近中堂，早晚钟磬之声不绝耳畔，如之奈何？”

李道士道：“杜相公讲得有理。这轩后还有一间小小斗室，原是小道早晚间在内做真实工夫的。杜相公若不见弃，请进一看，庶几或可容膝。”杜萼道：“既是老师净居，岂敢斗胆便为书室。”李道士道：“这也不是这等说，只是相公不嫌蜗窄，稍可安身，就此相让，不必踌躇。”杜萼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也借赏鉴一赏鉴。”李道士便向袖中汗巾里，取出一个小钥匙，把

房门开了。

许叔清与杜萼进去看时，果然比那几间更幽雅，更精致。李道士道：“杜相公，这间看得书么？”杜萼道：“恰好做一间书房，未必老师果肯相假。”道士道：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但凭杜相公随时收拾行李到来就是。”

杜萼便躬身致谢，即欲起身作别，李道士一把扯住道：“难得杜相公光降，请再在此盘桓片时，用了午饭，待小道亲送到那凤皇山上，还有一事相烦。”许叔清道：“杜相公，既是道兄相留，便在此过了午，慢慢起身进城，到家里尚早。”杜萼道：“但不知老师有何见谕？”李道士道：“再无别事相恳，小道两月前在那凤皇山高峰上，新构得一椽茅屋，要求杜相公赐一对联，匾额上赐题两字，以为小道光彩。”杜萼满口应承。

不多时，那道童走进房来，道：“请相公与二位师父后轩午饭。”大家同走起身。李道士依旧把房门锁了，三人同到后轩。午饭完毕，李道士分付道童，打点纸笔，随取山泉煮茗，快到凤皇山来。道童答应一声，转身便去打点。

三人慢慢踱出观门，只见松风盈耳，鸟韵撩人。杜萼称赞道：“果然好一座清霞观，此非老师道行高真，何能享此清虚乐境。”李道士道：“惶恐，惶恐。”

须臾之间，就到了凤皇山下。杜萼道：“这峰峦峻，请二位老师先行，待我缓缓随后，附葛攀藤，摄衣而上就是。”许叔清笑道：“道兄，杜相公自来不曾登此山路，想是足倦行不上了。我们同向这石崖上坐一坐儿，待相公养一养力再走。”李道士道：“这里冷风四面逼来，怎么坐得？杜相公，你再强行几步。那前头密松林里，就是小道新构的茅屋了。”

杜萼仔细射了一眼，果然不上半里之路，只得又站起身来，与许叔清挽手同行。慢慢的左观右望，后视前瞻，说一回，笑一回，霎时间便到了那密松林内，真个有间小小幽轩，四下净几明窗，花阑石凳，中间挂着一幅单条古画，供着一个清致瓶花。杜萼极口喝采道：“果然好一所幽轩。苟非老师，胡能致此极乐？”李道士笑道：“不过寄蜉蝣于天地耳，何劳相公过奖。”

正说话间，那道童一只手擎了笔砚，一只手提了茶壶，连忙送来。许叔清在旁着实帮衬，便把笔砚摆列齐整。李道士就捧了一杯茶，送与杜萼，道：“请杜相公见教一联。”杜萼连忙接过茶，道：“二位老师在此，岂敢斗胆。”许叔清道：“日色过午，杜相公不必谦辞，到信笔挥洒一联，便可起身回去。”杜萼就举起笔来，向许叔清、李道士拱手道：“二位老师，献丑了。”两个欠身道：“不敢。”你看杜萼也不用思想，把笔蘸墨直写道：

千峰万峰云鸟没，十洲芳草参差。

五月六月松风寒，三岛碧桃上下。

李道士大喜道：“妙，妙，妙！莫说题这对联，便是这两行大字，就替小道增了多少光辉。”杜萼道：“老师休得取笑。”李道士道：“杜相公，有心相恳，一发把这扁额上再赐两字。”杜萼便又提起笔来，向那扁额上大书三字云：

悟真轩李道士道：“杜相公，这三个字愈加题得有趣。”许叔清笑道：“道兄，这有何难，少不得杜相公明日到观中看书的时节，慢慢酬谢罢了。”

盘桓（huán，音环）——徘徊；逗留。此为逗留。

蜉蝣（fú yóu，音浮由）——小飞虫。

李道士道：“师兄，今日就陪杜相公依旧转到观中，盘桓一夜，明早起身，却不是好？”杜萼道：“今日家尊在家等候，不敢久留。不过两三日内，复来趋教矣。”李道士道：“杜相公请还转敝观去，清茶再奉一杯如何？”杜萼道：“多谢厚情，恐再耽阁，却进城不及了。”李道士便相送下山，三人致谢而别，各自分手回去不提。

不知杜萼回家见了父亲，有何计议？几时才得到馆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杨柳岸奇逢丽女 玉帛舟巧和新诗

诗：

少年欲遂青云志，黄卷青灯用及时。

辞父研究贤圣理，偕朋砥砺古今疑。

滩头邻舫逢殊色，月下同情赋丽词。

不意相思心绪乱，何尝一日展愁眉。

说这杜萼别了李乾道士，离了凤皇山，同着许叔清，依旧返棹归来。到得梅花观前，此时还有半竿日色，许叔清便要留进观里待茶，杜萼再三辞谢。只得送到城门首，然后作别，分路回去。

这杜萼回到府中，恰好翰林又早出门，到一士夫家去饮酒未回。他就见了夫人，把清霞观幽雅并山中景致、李道士相待殷勤、让房的话，一一说知。那夫人大喜道：“萼儿，既有这样一个好所在，又遇这般一个好道士，此是天赐汝的好机会，何愁读书不成。只是一件，想汝自幼不曾行路惯的，今朝行了这一日，身子决然有些劳倦，可早早吃些晚饭，先去睡罢。待你爹爹回来，我与他商议就是。”

你道世间那有这样贤慧的夫人？况且杜开先又不是他亲生的儿子，论将起来，何必如此十分爱护？人却不晓得内中一个委曲，这杜萼却常有着实倾心的所在，正是俗语云“两好合一好”的缘故。

你看这杜萼，遂躬身应诺，夫人便唤丫环整治晚饭，与他吃了，早去安寝。次日侵晨起来，梳洗完备，连忙走到堂前，与翰林相见。

翰林问道：“萼儿，我昨晚回来得夜深了，不曾见你。却是汝母对我说得几句，不曾唤你问个详细。你去看那清霞观，果然还好读书么？”杜萼道：“启上爹爹，那清霞观果是好个去处，四围俱是凤皇山高峰环绕，并没一个人家，寂静异常，正是个读书的美地。”

翰林道：“那观中可还有空闲的书房么？”杜萼道：“书房虽有几间，可意者绝少，孩儿多承那观中李老师一片好情，情愿肯把自己一间幽雅净室，让与孩儿看书。”翰林道：“萼儿，果是那李道士真心肯让便好，不可去占据他的，日后恐招别人谈论。况且读书人讨了出家人便宜，叫做佛面上刮金，后来再不能有个发达日子。这是指望读书里做事业的人所最忌的。”杜萼道：“爹爹有所不知，孩儿一到观中，原来李老师向年与孩儿曾在梅花观中会过，未曾坐下，就取出纸笔来，便要留题。那许叔清在旁再三撺掇，勉强吟了一首。李老师看了，老大称羨，后来便指引孩儿，连看了几间书房，见孩儿心下都不遂意，所以就肯欣然把净房相让，实非强要他的。”

翰林点头笑道：“萼儿，原来如此。却把甚么为题？”杜萼道：“孩儿就把清霞观题几句。”翰林道：“题得如何？”杜萼便把前题清霞观诗句，从头至尾念了一遍。翰林道：“萼儿这首诗，足称老健，不落寻常套中，大似法家的格局。固虽题得好，如今出家人，也有几个通得的，况又结交甚广，善于诗赋者尽多。以后若到观中，再不可信手轻吟。倘遇识者，从中看出破绽来，到惹人议论，不如缄默为妙。戒之，戒之！”杜萼躬身道：“谨遵爹爹严训。”

翰林道：“萼儿，我有一事与你商量。昨晚在康司牧府中饮酒，席上说起你往清霞观读书一事，他第二个公子满心要与你同去，你道如何？”杜萼笑逐颜开道：“爹爹，孩儿曾闻古人有云：‘择一贤师，不如得一良友。’

既康公子果肯同去，早晚讲习间互相砥砺，不怕学业无成矣。”翰林道：“同去虽好，你不知道那康公子为人，顽性极重，专务虚名。倘与他同去，明日倒妨你的工夫。”杜萼道：“爹爹所言极是。只是各人自求个精微田地便了。”翰林道：“萼儿，既然如此，今日便可着人去约了康公子，明早打点书囊，一齐便与他同去罢了。”

杜萼道：“爹爹，此去清霞观，足有三十余里，恐日逐饮食之类，不堪担送，还要唤一个家童随去，早晚伏侍便好。”翰林道：“萼儿讲甚有理，这件事倒是要紧的。终不然馆中没人伏侍，可是个久长之计。但是家中这几个小厮，只好跟随出入，那里晓得支持饮食。我想起来，倒是那管门的聋子，他自幼在我书房中伏侍，一应事务，却还理会得来。明日何不就着他同去？”

杜萼道：“爹爹，既然伏侍有人，孩儿久住在家，诚恐荒芜学业。适才已看历日，明日日辰不利，今日就着人去约了康公子，于十一日一同进馆罢了。”这翰林见杜萼择定十一日起身进馆，便欣然应允。

杜萼又说道：“爹爹，孩儿还有一言启上。如今与康公子同馆，相与尚久，彼此不便称呼，望爹爹与孩儿取一个表字。”翰林道：“萼儿，我蓄意多时，又是你讲起，我却省得。昨晚饮酒回来，一觉睡去，忽梦与你同玩花园，只见百花俱未开放，惟有梅花独盛。你问道：‘爹爹，这梅花年年开在百花之前，却有甚说？’我回道：‘萼儿，可晓得梅占百花魁之语么？’如今我想起来，那梅花正应着你幼时的名姓，今日就取做杜开先便了。”

杜萼便深深唱喏，应声而退，一壁厢就着人去约康公子，一壁厢就唤那个管门的聋子，分付着他打点书箱铺盖并供给灯油之类，先往清霞观去。

到了十一日，那康公子带领家童，挑了行李，叫下船只，早向西水滩头等候。等了一会，看看日色将晡，那里见个杜开先来。殊不知他到梅花观中，却被许叔清留住饯饮。

康公子等了许多时候，等得十分焦躁。忽见前头杨柳岸边泊着一只小小画船，里面有几个精致女子，穿红着绿，都在那里品竹弹丝，未免又打动他少年耍性，便纵起身来，站在船顶上，觑了好几时，就问梢子道：“你可晓得前面那只画船是那一家？”

这梢子一时回复不来，也走到船头上看了一看，道：“康相公，你适问的，可是那泊在杨柳岸边的么？”康公子点头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梢子道：“那只船唤名玉鳧舟，就是城中韩相国老爷家的。”

康公子道：“那船中饮酒的是甚么人？”梢子道：“康相公，这上面坐的正是韩相国老爷，今日在凤皇山祭祖回来，因此泊船在这里游耍。”康公子道：“那几个女子，却是那里送将他承应的乐工？”梢子笑道：“康相公，你还不知，这是相国老爷去年新选的梨园女子，一班共有十人，演得戏，会得歌，会得舞，一个个风流俊丽，旖旎娉婷，标致异常哩！”

康公子摇头道：“这老头儿好快活，好受用。梢子，你说得这样标致，又打动了康相公往常间的风流逸兴。趁杜相公此时还未到来，你快把船儿撑近那边几步，待我饱看一会儿去。”梢子便提起竹篙，慢慢的一篙一篙撑向前去，与画船相近，也傍在杨柳岸边。

康公子不好船窗大开，只得半开半掩，着实瞧了半晌。原来那几个女子，

一壁厢……一壁厢——一边……一边。

丝——琴的代称。

都朝着韩相国站的，只看得背后，那里看得明白。他却一霎时心猿难系，意马难拴，魂灵儿俱吊在那几个女子身上，拼着个色胆如天，故意把那一扇船窗呀的推将开去。那几个女子听见这边一声响亮，个个都回转头来，康公子又乘机轻轻嗽了一声。

恰好那内中有一个女子，手拨着琵琶，却是韩相国日常间最欢喜得宠的，唤做韩蕙姿。他听得间壁船中嗽了一声，便觉有心，连忙回睛偷看。原来天色昏黄，两边船里俱未上灯。这边看到那边，两下都是黑洞洞的，那里看得明白？就把手中琵琶，弹了一曲《昭君怨》词儿。你看这康公子，坐在这边船中，听得间壁船里弹着词儿，就如掉了魂的一般，只是凝眸俯首，倚栏静听了一会。

曲未罢，只听得岸上远远有人厉声问道：“前面可是康相公的船么？”这康公子晓得是杜开先来，恰才“嘿嘿”长叹一声，走到船头上，应问道：“来者莫非是杜相公么？”杜萼道：“小弟正是杜开先。”

原来杜开先在梅花观中饮了半晌，不觉醉眼模糊。又遇天色昏暮，那里看得些儿仔细？虽是听得康公子应声，也不知船泊在那一边。康公子道：“杜兄，请上这边船来。”杜开先正待要走，忽听得那边船中笙歌盈耳，只道是康公子船里作乐，便叫道：“康兄，读书人如此作乐，不亦过奢了么？”康公子道：“杜兄请噤声，有话上船来见教。”杜开先便扶住竹篙，一脚跳上船去。

康公子见他有些醉意，恐怕失足坠落水中，遂一把扶住，迎到船里，连忙作揖。杜开先问道：“康兄，适才敢是什么人在舟中作乐？”康公子道：“杜兄，你却错听了。奏乐的不是小弟船中，却是间壁那画船里面。”杜开先道：“这是小弟耳欠聪了。那只画船是那一家？”康公子道：“杜兄，那只船名为玉鳧舟，是城中韩相国家的。今日相国安排酒筵，在内有两个奏乐的女子，生得天姿绝世，国色倾城，小弟却从来不曾见的。适才等候杜兄不到，也是无意中偶然瞥见，略得偷瞧几眼儿。”

杜开先道：“康兄，既有这样一个好机会，何不携带小弟看一看。”康公子道：“杜兄还且从容，我想那韩相国今夜决然赶不进城，料来我们也到清霞观去不及了。今夜就把船泊在这里，少刻待到东山月上，悄悄的把船儿撑将拢去，连了他的船，再把窗门四下开了，我和你玩月为名，那时饱看一回，却不是好。”杜开先道：“康兄见教，其实有理。只恨小弟无缘，来得太迟了些。”康公子跌足笑道：“小弟来得早的，也不见有缘在这里。”

杜开先道：“康兄，只是一件，我和你静坐舟中，如何消遣得这般良夜？”康公子道：“这有何难。小弟带得有两瓶三白，几味蔬菜。杜兄不嫌，就取出来，慢慢畅饮一杯，却不是好。”杜开先拍手笑道：“这也说不得，今夜决然要陪康兄了。”康公子便唤家童，向后面船梢里拿过酒肴来。

你看这梢子到也知趣，便来问道：“二位相公，既有酒肴，安可闷酌，把我的船再撑过去些，何如？”杜开先道：“说得妙，说得妙。我且问你，那只船上的梢子，你可认得他么？”梢子道：“杜相公，这些撑船的，总是我的弟兄们，每日早晨聚会滩头，大家都是唱喏的，如何有个不认得的？杜相公敢是有甚分付？”杜开先道：“我却没甚说话，只恐你不认得的，把船拢将过去，他便倚着官势，难为着你。既是同伙的，拢去不妨。”

梢子便去提起竹篙，一篙撑到那只画船边傍着。康公子就跳起身来，把两扇窗子扑的推开。抬头一看，只见皓月当空，刚在垂杨顶上，便对杜开先

道：“小弟久仰杜兄诗才，渴欲求教，今日幸会舟中，何不就把明月为题，见教一首？”杜开先笑道：“恐拙句遗哂大方。”康公子道：“言重，言重。”杜开先便倚着栏干，对着月光，朗吟一绝云：

中天皎月未曾盈，偏向人间照不平。

此际莫嫌微欠缺，应须指日倍光明。

康公子道：“承教，承教。杜兄，小弟往常在书房中独坐无聊的时节，也常好胡诌几句，只是吟来全没一毫诗气。朋友中有春秋我的，都道是笈经。”杜开先道：“康兄不必太谦，决然是妙的。小弟正要请教。”康公子道：“小弟赋性愚直，凡遇同袍之中，再没一些谦逊，是不是常要乱道一番，其实不怕人笑。杜兄果不见笑，我就把原题也和一首。若不合题，烦劳改正，切不可容隐在心，背地笑人草包也。”杜开先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

康公子道：“杜兄，又有一说。小弟吟将出来，虽不成诗，也要带几分酒兴，诗肠自然陡发。若是不饮些酒，便心忙意乱，一字也诌不出来。杜兄且从容多饮一杯，小弟先告罪了，就干了这一瓶罢。”杜开先道：“这一瓶酒，那里就得尽兴，还把这几瓶酒一饮而尽方妙。”康公子摇头道：“这个使不得，小弟酒量有限，一瓶足矣。若多饮至醉，一字也读不出了。”

杜开先道：“小弟忝在初交，不知尊量深浅，只是慢慢饮干这一杯，奉陪康兄这一瓶罢。”康公子把两只手捧起酒瓶，不上几口，呷得瓶中罄尽，便道：“杜兄，小弟献丑了。”杜开先道：“不敢。”康公子把酒瓶往船窗外一丢，只见水面上扑的一响，然后放开喉咙，大嗽一声，朗吟云：

谁将这面新磨镜，缘何挂在这个中间？

康公子恰才吟得这两句，又向口中咿唔了一会，把腰伸一伸，扑的一交跌倒，便呼呼的竟睡熟在船板上。杜开先把手推一推道：“康兄，难道只吟这两句么？”这康公子那里做声得出。杜开先道：“康兄，你想是饮了这瓶急酒，把诗肠都打断了。”康公子又不答应。

杜开先见他真个睡熟，便着他家童先把杯盘收拾去了，就向船中把铺陈展开，扶他和衣睡着。杜开先便靠着栏杆，两只眼睛不住的向那边船里瞧个不了。

原来那只船中另有一个女子，就是恰才拨琵琶的韩蕙姿嫡亲妹子，唤名韩玉姿，仪容态度，与姐姐韩蕙姿一般。总是那眼尖利的，见了他姊妹二人，一时辨别不出，若是那眼钝的，毕竟认不出那一个是蕙姿，那一个是玉姿。这韩玉姿年纪只得一十六岁，凡技艺中，到比姐姐还伶俐几分，虽然坠迹朱门，选伎征歌，随行逐队，每至闲暇工夫，便去习些文翰，所以那诗词歌赋，十分深奥者固不能通晓，倘若文理浅近，意思不甚含蓄的，便解得来。

原来适才杜开先所咏诗句，虽然把月为题，却是寓意于间壁船中那几个女子身上。这韩玉姿听见他诗中意思，别有一种深情，知他定是个人中豪杰，口里虽不说出，心下觉有几分顾盼之意。直待到了二更时分，方才伺候得韩相国睡着。恰好那些女子承直了一日，个个神疲意倦，巴不得一觉安眠，等得相国睡倒，各自就寝不提。

这韩玉姿见众姊妹们睡得悄静，忽闻得间壁船中长叹一声，他便轻轻赚

遗哂（sh n）——遗笑。

同袍——指极有交情的友人。语出《诗·秦风·无衣》：“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。”

——象声词。

将出来，乘着这月光惨淡，把窗儿推开半扇，假以看月为名，伸出纤纤玉手，扣舷而歌云：

隔画船兮如渺茫，对明月兮几断肠。

伤情满眼兮泪汪汪，相思不见兮在何方。

原来这杜开先坐等多时，不觉睡魔障眼，正低头靠在那交椅上。蓦听得那边船里打着这个歌儿，猛然醒悟，连忙站起身来，把眼睛睁了几眼，那里看得明白，便又把手来揉了几揉，方才见那边船窗里，却是一个少年女子：

碧水双盈，玉搔半髻。翠点峨眉，分就双眉石黛；云堆蝉鬓，写来两颊胭脂。无语独徘徊，彷彿仙姝三岛内；凭栏闲伫立，分明西子五湖中。伤情处，几句幽歌，堪对孤舟传寂寞；断肠时，一联巧合，全凭明月寄相思。

杜开先看了，暗自喝采道：“果然好一个标致女子！料他年纪多只在盈盈左右，可惜把这青春断送在歌行队里。倘天见怜，假借一阵好风，把他吹到我这船中，杂效一宵鸾凤，也不枉了女貌郎才。”说不了，便要走来推醒康公子，唤他起来一看。心中又忖道：“我想他是个酒醉的人，倘或走将起来，大呼小喊，把那韩相国老头儿惊醒了，莫说我空坐了这半夜工夫，连那女子适才那几句歌儿，都做了一场虚话。我如今趁此四下无人，那女子还未进去，不免将几句情诗，便暗暗挑逗他。倘他果然有心到我杜开先身上，决然自有回报。只是我便做得个操琴的司马，他却不能得如私奔文君。也罢，待我做个无意而吟，看他怎么回我。”

你看那杜开先便叹了一口气，斜倚栏杆，紧紧把韩玉姿觑定，遂低低吟道：

画舫同依岸，关情两处看。

无缘通片语，通叹倚栏杆。

韩玉姿听罢，暗自道：“这分明是一首情诗，字字钟情，言言属意，敢是那个书生有意为我而吟？这果然是对面关情，无计可通一语。我若不酬和几句，何以慰彼情怀？”因和云：

草木知春意，谁人不解情。

心中无别念，只虑此舟行。

杜开先听他所和诗中，竟有十分好意，便把两只手双双扑在栏杆上面。正待要道姓通名，说几句知心话儿，叵耐韩相国那老头儿忒不着趣，刚一觉醒转来，厉声叫道：“女侍们都睡着了么？快起来烹茶伺候。”这韩玉姿吓得魂不附体，香汗淋漓，只恐事情败露，没奈何把杜开先觑了几眼，轻轻掩上窗儿，转身进去不提。

杜开先见韩玉姿闭窗进去，暗自道：“原来我杜开先如此缘慳分浅，正欲与那女子接谈几句，问个姓名，不想又被那老头这叫声搅散。我想他既有心，决不把我奚落。但是侯门似海，音问难通。自今以后，不知何时再有相会的日子？罢，罢，今夜且待我和衣睡，到天明早早起来，看他上岸的时节，还有心回顾我这船中否？”说罢，便把窗儿轻轻掩上，就坐倒和衣睡在康公子旁边。你看这杜开先，熬了这几个更次，精神着实怠倦，才睡得到，一觉睡去，直到东方日上。

原来这康公子虽然睡着，此事也是经心的，故那杜开先与韩玉姿隔船酬和，都被他听在耳中。次日，老早先走起来，却好杜开先还未睡醒，只见那岸上闹哄哄的，簇拥着几乘女轿，恰正是来接那几个女子的。他便急忙梳洗

髻（du，音朵）——亦作“髻”。下垂。